

2023 年第十三屆臺南文學獎 華語現代詩組 評審會議紀錄

- 會議時間：2023 年 8 月 11 日（五）下午 14:00
- 會議地點：臺南市政府永華市政中心 6 樓北側 D 室
- 會議主席：陳義芝（由評審委員互推）
- 評審委員：林達陽、陳義芝、顏文琳（依姓氏筆畫排序）
- 紀錄：陳兆乾

本次華語現代詩共收到 131 件作品，綜合評審委員林達陽、陳義芝、顏文琳意見，共計 15 件作品進入決審會議，如表列。

作品名稱	陳義芝	顏艾琳	林達陽
秋刀魚之味		✓	
問卜	✓		
區間車		✓	
失意的鯤鯨			✓
他們說他們已經將牆推倒了			✓
碗粿女兒		✓	
遺忘基地			✓
一些衣服	✓		
關子嶺大凍山以曠遠等我		✓	
安平，這條路		✓	
入睡前幻覺	✓		
阿雪爬上 25 樓			✓
妊娠腹語			✓
無字碑：懷想民主運動前輩	✓		
夢見愛因斯坦	✓		

本屆參賽作品整體意見

顏艾琳（顏）：這次臺南文學獎的新詩組，整體而言，除了少數沒有臺南味道的作品被我剔掉，大體上八成都有臺南元素。在這種在地性的文學獎中，我評比的標準會以是否具有臺南或南方特色作為優先我知道臺南文學獎沒有硬性要求臺南元素，然身為臺南人，我覺得既然生活在南方，那作品至少要寫出一點南方味道、生活是有扣緊南方的；第二個標準就是其詩句是否有獨特的、令人驚豔的味道。在地方文學獎上，並非是將在地性元素寫入詩中即可，應該能同時讓讀者咀嚼再三。因此，我自己挑選的作品的題材主要圍繞味覺、家族記憶、風景特色等。風景特色的詩其實很難寫，因此我這次有特別挑出；此外，我還有挑一些關於親情的作品，這個題材各個文學獎都可以寫，而要如何兼顧南方特色和寫好詩意，是我這次特別注重的。

林達陽（林）：這次的題材蠻多樣的，我也覺得這是近幾年文學獎的趨勢，不像以前有固定的師承、或想達成的目的較可預期。現在的創作者較敢於做各式嘗試、關心自己的主題；這讓挑選變得較困難。而關於艾琳老師所提到的臺南元素，徵件辦法上僅規定創作者有臺南經驗即可，不論是出生、就學、工作，目前或是過去的經驗都行，而從這個標準來看，即使寫出不那麼臺南樣貌的事物，也仍然是透過臺南人的眼睛看世界，我認為還是符合臺南文學獎徵稿意旨的。我的標準是：在有限的票數中，盡可能挑選不同類型、各有完整表達的作品。當中有時候還是會看到特意討好、寫得很符合臺南刻板印象的作品，或者刻意迎合時事卻不夠深刻的作品，這些作品在最後挑選時，我會比較遲疑和保留一點。此外，這批作品中關於年老、飲食題材蠻多的，因為票數有限、顧及多元樣貌，因此對這兩種題材的標準會比較高；而這兩種題材也是因為很切身而難寫的題材，很期待兩位評審的意見。

陳義芝（陳）：關於地方文學獎的在地元素，合不合乎徵文對象，我相信作品都已經過檢查篩選，才送到我們評審手中。因此我在評比時只以詩的角度去看，如何維護詩的特質，是我不在乎的。我認為好詩的語言要準確，詩如果不準確、讀起來使人不知所以然、沒有韻味，那就沒意思了。而要如何運用詩的語言，我認為語言呈現有表裡之分：表面是一般的溝通訊息，但詩講究暗示、象徵、多意的延伸，如此才有詩意。再者，一首詩除了要有韻律和清新的意象，語境是否完整也很重要，因為這點決定其完成度。在這個資訊活絡的時代，人們出手快速，容易疏忽結構和完成度，所以我特別強調這點。

第一輪投票

因為投稿數量多，且每位評審評審角度不同，經評審討論，決議進行投票篩選作品，每人五票，投票結果如表列。

作品名稱	陳義芝	顏艾琳	林達陽	票數
秋刀魚之味				0
問卜	✓			1
區間車		✓		1
失意的鯤鯨		✓		1
他們說他們已經將牆推倒了			✓	1
碗粿女兒	✓	✓		2
遺忘基地	✓		✓	2
一些衣服	✓	✓		2
關子嶺大凍山以曠遠等我				0
安平，這條路			✓	1
入睡前的幻覺	✓			1

阿雪爬上 25 樓			✓	1
妊娠腹語		✓		1
無字碑：懷想民主運動前輩			✓	1
夢見愛因斯坦				0

經投票後，評審放棄〈秋刀魚之味〉、〈關子嶺大凍山以曠遠等我〉、〈夢見愛因斯坦〉3 篇作品，就得票之 12 篇進行逐篇討論。

逐篇討論

〈問卜〉

陳：這篇我很欣賞，它的語法帶著思辨性，寫生命的遭遇和感受。第一節的光與影、第二節惡夢與美夢，全部都可以投映到人生。它還有一個特別之處，就是語法；他用「即使……也無法……」來表明人生並不單純，有些事是可以努力的，但也有些是無能為力的。第三節中用這樣的語法，講人生有各種遭遇，並間接講到什麼是神，作為一個讀者，我認為神就是一種命定。底下這節，他寫「我在奄奄一息的黑暗中看見一個在摩天輪頂端的吻，無異於一個分離的吻，無異於一個永遠得不到的吻」，這種句法我覺得蠻有詩意的，因為這種句法很活、有「皆非……即是」的感覺。在後半段，它表達說要靠自己修持，很像神跟你說照光的方法，但是你要深鑿自己的光如群山的倒影。但這種光不是絕對正面的，還有無窮試探的道路，所以它說直到抵達虛無。讀到最後，講到人生有喜有悲、有得有失，無法避開遺憾，你只能去相信；生命中有些偶然和必然，把握眼前、有踏實的生活，有無得失你沒有辦法。人生難免想要去問際遇、問未來，我特別覺得這篇〈問卜〉思索十分深沉。

顏：順著陳老師講的，我自己本身也在寫長詩，這首詩的思辨性在於，我選擇了「有」，但最終卻又回歸虛空，就是在說我們無法避開遺憾，即便作出了不同的選擇、走向不同的人生，但最後的失與得都是靠自己的修持。因此到最後那段「偶然間／殞落將實實在在，從光影中誕生」也就是你問卜抽到了上上籤，但是這麼好的籤一定有其代價，這是我所讀到的。問卜在我們臺南人，閩南社會裡，任何事情都需要問卜，甚至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命盤。整體上，我覺得這首詩蠻有意境的、詩意和語法也很不錯，所以我也支持他一票

林：我同意老師們說的深沉和精緻複雜的思考，但我覺得他果要使用那樣的語法，篇幅或許可以再精簡、每個段落再收得緊一些，全詩會更精緻。

〈區間車〉

顏：區間車是我成長過程的一部分，也是臺南各地方重要的交通工具。這首詩用快跟慢，從臺南到永康需要同一首歌播六次，回家的去程上覺得很慢，但反

過來回市區時卻感覺很快。這首詩的鋪陳很生活，用類似散文的口吻交代，這是必須的，因為這就是來去家鄉與學校間的過程。他好的地方是這樣片段的形式像散文、電影。但缺點就是某些東西可以不用點破，比如「我要回家，心很急」、「匆匆」這些太直白的地方刪掉的話，散文詩的節奏會更好，留下來的如電影蒙太奇的餘味會更豐富。但我還是支持這首詩。

林：這次的作品有一部分是比較年輕的聲音，帶有學生或是青年上班族口吻，我自己很喜歡也期待。但在這篇，如艾琳老師剛才所說的，我覺得比較破碎一點，某些地方可以再精減一下。也想過順著時間線寫得這麼緊密，是否要達成什麼效果？但目前比較沒有讀出來。

陳：我有一部分看法和達陽一樣。用口語寫詩當然有它的生動性，但像「我嫌下一班電梯四分鐘太久」或「欸！餘額不足」，行文不免鬆散。另外，開頭時間標是 17:09，後頭卻變成 5:38 和 6:17，這部分不夠統一。最後「後座，我雙臂環著／感動在這，故事在這」，感覺較個人、單線，難引起共鳴。

〈失意的鯤鯨〉

顏：這首詩技法很高，但寫出的句子略嫌堆砌、繁複，形容詞很多。標題是失意的（形容詞）鯤鯨（名詞），但我在讀完整首詩後，發現重點在失意這個形容詞，而真正在寫鯤鯨這個名詞的部分不夠生動，味道也不夠好。如果我是在地人要寫，我不會著重於失意，我會透過鯤鯨過去與現在的風景差異來帶出情緒。其實一開始我沒有選，是剛才再一次投票時看見達陽原本有選，想說他是比較知性的人，所以選了，結果最後他反而沒有投。所以，這首詩我最後選擇放棄。

林：這次的作品有幾篇寫年老、對年老或亡故長輩的作品，這一篇和〈一些衣服〉都有類似的質地。當初選進來，除了認為要有一些這樣的題材以外，也因為我覺得裡面所寫的臺南很臺南、也是很在地年輕人視角的臺南，例如寫到秋茂園的烤香腸，以木麻黃、日落塔去形塑地景意象，這可能不是外地人能夠寫出的。是對在地有想法、情感真實的作品。但有些文字細節比較雕鑿一點，有點可惜。

陳：這首詩的語言部分稍嫌矯造。譬如第一節最後「最深處荒蕪纏結的中樞神經」，但是鯤鯨就只是一個沙洲而已。第二節寫喪失雙足，但鯤鯨是否有雙足？換言之，語言的使用上建議再斟酌。這是我沒有選的原因。

〈他們說他們已經將牆推倒了〉

林：這首也是相較之下較年輕的題材，整首的前三分之二我都蠻喜歡的，以年少

的敘事者身分，探討教育跟話語權，提到前輩們教育下一代要獨立、要如何如何辯證思考，這些本來反教條的觀念，卻好像變成新的教條強加在學生的身上。我自己解讀這首詩，是以民主第三代坐在台下的視角，看民主的第一代、第二代在台上口沫橫飛地講述當年為民主如何付出、民主如何得來不易、如何教誨大家珍惜。但那些抵抗舊教條的新教條像蜿蜒的蛇，鑽進年輕的心裡蛻下死皮。「乾癟的一條蛇皮迎風昂揚，在他們的指揮與期待下嘶嘶吐信」這部分我很喜歡，諷諭描繪那種「你們一定要長成新公民」的強勢期待，也開始漸漸帶著一些僵化的說教感。整首詩較可惜的是，結尾寫得太激揚、投入，有點失去精準度了。

陳：達陽所說的主旨我同意。但需要在整篇的語境找到更緊密的脈絡。我在讀它時有註記：「他們是誰？我們是誰？」詩中的歧義，也讓我有點猶疑。包括詩中蜿蜒的蛇到底作為什麼樣的比喻，跟後面的敘述好像有點抵觸，因為緊接著它說「在我們的大腦上蛻下死皮」，那蛻下死皮不好嗎？它應該是好的。如果作者是有所批判的話，那麼蛻下死皮是何所指？而我們是蛇嗎？後面說我們蜿蜒起舞，感覺我們好像就是蛇。作者有企圖心、有大的表現，可惜表達運用尚未臻於成熟。

顏：我覺得這首詩的歧異性好多，不知道作者要聚焦的是什麼。他第一個指涉是鋒利的炮火，第二個指涉很明確是「依循的教條是蜿蜒的蛇」，到中間「我們不是病人」指涉那是教育上的病癥，因為整個環境，所以讓我們集體被感染。然而第三段「我們薄的透明／薄得，只剩一層皮」是指我們變成蛇了嗎？後面的句子也是。我知道他在反諷，但我覺得「我們、他們、蛇」三個角色立場之間的轉換很混亂，我讀不出蛇象徵什麼、他們的牆又怎麼會被蛇推倒。

〈碗粿女兒〉

顏：左鎮是臺灣人口消失最嚴重的地方，因為人口少，所以時間緩慢，東西都是人工的。詩中可以看到粗體字是炊粿的口訣，他透過過程中控制水量的問題來隱喻親人間的情感。可惜這首詩國臺語交錯，用字也不夠精確，但我喜歡他詩中做碗粿的過程，如果完全用臺語去寫也可以，但一定要找到正確的臺語用法。另外，每一段得承襲也寫得很好，情感鋪陳和炊粿流程融合得很棒，

陳：我最初閱讀有考慮選這首屬於親情、憶舊的作品。炊粿的流程給人一種流動感，稍微可惜的是有些做作的語詞，如中間的無奈、孤獨、濃稠的日子等，那些地方弱下來了一點。但比較下來，如果要有一篇跟本地有關的作品，也還是可以選它。

林：有一點像命題作文，感覺像是為了寫碗粿而寫碗粿。整篇讀完沒有得到情感上或者思想上的新體驗。文中的阿嬤有點像道具，敘事者小吃店家女兒的視角也缺乏真實感，我對這樣的描寫會較警覺一點。

〈遺忘基地〉

林：本屆來稿大部分都是比較主題、議題先行，所以想挑一篇較軟性、抒情的作品。這篇是我所讀到最喜歡的。描寫離開家鄉再回來的遊子情懷，裡面所提到的人、事、物、情，都很真實，雖然整體表達有點不清楚，但是這批作品中最為自然、也最有可能打動人的。

陳：這首也是我可以重新考慮的作品。它寫生命記憶中種種，詩中的「我」很可能就是童年，「你」就是現在。作者試圖讓結構完整，從一開始「溺水的人游回岸邊」到最後「曬乾的人跳回海洋」，但是還是會覺得詩意不是那麼清楚。當初在讀這首時，讀到「留下再見的誓言」覺得這句有點作文。整體來講，有優點也有小小的瑕疵。

顏：這首反而我都沒有選，因為我有這種經驗。我覺得如果〈碗粿女兒〉是作文，這首詩更作文。詩中的許多元素都是較模糊、大而化之的，如溺水的人和曬乾的人指涉進出家鄉、中間寫的元素，如白鷺鷥、水田，是在其他詩中也可以看見的，他也沒有寫到讓你知道這是哪裡，因此得不到地理的感情，所以我最後沒有選他。

〈一些衣服〉

陳：衣服是人的符號、人的形象，也可以作為人的環境，張愛玲說：「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裡」，古代的人因為找不到遺體所以建衣冠塚。本詩作者所用的一些衣服應該是包括全家人的舊衣服，應該是 20 年前的。所以他看到這包衣服可以回到從前，顯示這 20 年來的各種情況。最後講到人的記憶最終也會化為塵土，他在詩中沒有用一些很驚奇的筆法，但在平順當中有可取之處，所以我覺得還蠻值得閱讀的。

顏：這首詩厲害的地方是作者寫「那些小毛衣已經種成了老男人」把時間壓縮，讓時間透過衣服纖維變形，但是不管怎麼樣開心或難過的記憶，最後都會變為灰塵。我覺得這首詩寫得非常好、很有溫度。

林：這篇我也可以選，寫懷念父親也懷念以前的自己，我覺得整體蠻完整的，語言簡單直白，講的事物、感情都很清晰。若非要挑別的話，就是寫得略為工整，題目似乎也有點大，建議可以收在父親的衣服或自己的衣服上就好。我可以支持這篇。

〈安平，這條路〉

林：〈安平，這條路〉跟剛剛的〈遺忘基地〉有類似的好處，有抒情也很在地，信手捻來的意象都很自然，例如「騎上老虎的身姿仍閃著英雄光彩」，雖然句子沒有到最好，但情感很好，我猜可能是寫秋茂園或者是其他市區較老派的建物的雕塑。整體情緒很感動人，高度一致，也扎實地抒發它跟在地綿長、細膩的連結感覺，收尾也很不錯，但也許有再寫短一點的空間。如果另兩位老師沒有特別喜歡，我可以放棄。

顏：我一開始選他是因為安平我去過太多次了，而他寫的東西我都有感覺。但後來進一步投票卻放棄他，是因為我覺得他的安平寫得太精雕細琢，有點太多了，把詩塞得太擠。他雕琢，但應該用減法的雕琢，而不適用增加字句的方式。我常跟大家說，寫詩最重要的是如何用最少的字句把他雕好，而不是增加字句來多了鑿工，那個鑿痕太深，所以到最後就沒有選。

陳：剛剛那首〈遺忘基地〉，作者寫到我想去看白鷺鷥、我想去看潮間帶等，都是很鮮明的景象，但這首詩中提到的生活、儀式等，就稍嫌多了。

〈入睡前的幻覺〉

陳：整首詩從入睡前的幻覺起，就是要挖掘內在的心理，用一種奇特的筆法寫奇特的心理，這點很可取。如他寫「昨天我將自己一隻手和一隻腳／送給了空氣」，其實就是指露在棉被外面；他寫「其實很想要攤平」，事實上就是攤不平。詩的中段，我也可幫他解釋一下，他寫灑尿，而且要撒在昂貴的磁磚上，也許是要表達憤怒，雖然這樣的表達不夠好、不夠細膩。另外還有一點蠻有趣的，在倒數第二節的後半段，不知道他是詛咒對方死，還是覺得如果死了他會很思念，我覺得這個地方寫的蠻妙的，所以我在這樣的考慮中選了他。

顏：這種應該是參加報社文學獎。還蠻奇怪的，他的情感從夜間上廁所開始，他的情緒是攤不平的。然後他腳好像也有點怪怪的，在走樓梯時，他把髖關節、膝關節、腳踝都寫出來，但他只是要去廁所。他們家世看起來很好，但為什麼會有這種不平。這些鋪陳最後講到「親近的誰」，然後賞自己耳光、怎麼可以詛咒人家死呢，可是後來又提到另一個人。我覺得他是個沒事找事做，好像一個憤恨不平的富家子弟吧，所以我覺得這首詩放在臺南文學獎有點奇怪。

林：我覺得這篇寫的是類似繭居族、生活在電腦前的人物形象。同意義芝老師對於撒尿去寫憤怒的看法，我也覺得很有力量。還有那樣彷彿躺在棺材裡的描寫與收尾飛蟲的部分，情感都寫得很實，個人主觀上很喜歡這樣自由、有

力量的詩，但有些細節寫得比較做自己；寫得很自由同時是優點，也是缺點，部分詩句不那麼容易解讀。

〈阿雪爬上 25 樓〉

林：以麥塊世界這個開放式的電動玩具，作為探討成長的引子，我在裡面讀到成年人／中年人與自己內在小孩—或者真實子女的關聯。「阿雪」這個角色可解讀成敘事者自己，在成長的過程中要不斷把數字疊高、長大、往上攀爬、沒有盡頭地努力等等，一直到最後到達高處哭啞了、呼喚外在的自己。我很喜歡「深夜裡的急診室」這段，「太不喜歡，以至於講出第一句話」我覺得是很鋒利也很傷心的指控。也很喜歡「最後見到我的眼神／就像他第一次對我說出了話」，作者的內在或許有一個很強烈的不安、憤怒跟恐懼，推動著整首詩。但若要挑剔，整體讀來可能是比其他作品鬆散、難解一些，例如 5 歲和 25 樓這兩組具體的數字是否有其他的暗示？無法確定作者是在回應私人的生命經驗，或者有其他臺南在地人才知道的數字隱喻？

顏：我覺得這是一個爸爸寫他小孩子生病，開頭寫推出逃生門，而 25 樓我猜是兒童醫院的樓層數，因為第二段說他才 5 歲而已。第一段寫爸爸希望他能像麥塊世界的主角可以一層一層地往上爬，而阿雪在他的醫療過程內一度要爬高了，「在高處哭啞的喚我」就是作者，他的年歲仍沒那麼高，但哭聲就隨著他的掙扎、他的醫療而一直往上堆疊。後來因為醫療過程很痛苦，他說出「不喜歡」，而小孩子繪畫卻畫出和姐姐打架，再包括軟軟的海綿子彈，或是那句「阿雪，你在哪裡—」。到最後是爸爸往上爬到 25 樓找到他，並帶他回家。可是我覺得原本認為 25 樓是醫院的樓層，這裡的轉換有點令我困惑。

陳：這首詩用電腦遊戲來形成人生情境，有虛擬跟現實互相對照之意，但是問題是要對照出什麼樣的人生？也許是因為我無法完全掌握它運用的元素，就像達陽剛剛提到的 5 歲和 25 樓的部分，還有爬高、一開始手裡拿劍等，這些是什麼指涉？這些如果有更清楚的線索，也許就會有不同的感覺。

〈妊娠腹語〉

顏：我一開始沒有選他，只是想說有男詩人寫這種題材，但是我又覺得這首不夠好，可以放棄。

〈無字碑：懷想民主運動前輩〉

林：我對這篇的愛好程度跟〈一些衣服〉差異不大，有喜歡的句子，可是對整篇作品仍有一些困惑與保留。詩中提到很具時代代表性的、擺在臺南也很合宜的文字。整體來說，寫得很深刻也處理了很大的題材，但可能是因為分段的

策略，或者是那種一句接一句連綿無盡的說話口氣，導致讀起來有點漫長，還有一種在被上課的感覺。如果其他老師沒有特別想要的話，我可以放棄。

陳：我也可以放棄，因為我最初選它，理由跟達陽所思考的差不多，也就是說作者用比較影射的方式，如大樹、花瓣、光、碑等，這些似乎都可以投射到臺灣的民主過程當中，但是有些地方又不是很清楚，我一直想要理清脈絡，如森林巨響是指什麼？盜伐者是誰？雖然在「有些人驚醒／有些人假寐」，這部分似乎也有作者的感慨。但後來相較之下，就覺得也可以割捨。

顏：好，那我們放棄。

決審投票

經逐篇討論後，評審決議放棄〈區間車〉、〈失意的鯤鯨〉、〈安平，這條路〉、〈妊娠腹語〉、〈無字碑：懷想民主運動前輩〉5篇作品，就〈問卜〉、〈他們說他們已經將牆推倒了〉、〈碗粿女兒〉、〈遺忘基地〉、〈一些衣服〉、〈入睡前幻覺〉、〈阿雪爬上 25 樓〉7篇作品進行計分投票，最高 7 分，最低 1 分。結果如表列。

作品名稱	陳義芝	顏艾琳	林達陽	總計	名次
問卜	7	7	5	19	首獎
他們說他們已經將牆推倒了	2	1	4	7	
碗粿女兒	3	5	1	9	佳作
遺忘基地	4	4	7	15	優等
一些衣服	6	6	2	14	佳作
入睡前幻覺	5	3	3	11	佳作
阿雪爬上 25 樓	1	2	6	9	

因〈碗粿女兒〉與〈阿雪爬上 25 樓〉同分並列，評審決議舉手表決，表決結果〈碗粿女兒〉兩票（陳義芝、顏艾琳）、〈阿雪爬上 25 樓〉一票（林達陽），主席宣布，本屆華語現代詩首獎為〈問卜〉，優等為〈遺忘基地〉，佳作為〈一些衣服〉、〈入睡前幻覺〉、〈碗粿女兒〉。